

中国词学研究体系建构稿

◎ 崔海正 著

济南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ZHONGGUO CIXUE YANJIU TIXI JIANGOU GAO



齊魯書社

中国词学研究体系建构稿

崔海正 著



济南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ZHONGGUO CIXUE YANJIU TIXI JIANGOUCAO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词学研究体系建构稿 / 崔海正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7. 10

ISBN 978-7-5333-1855-0

I. 中… II. 崔… III. 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6614 号

中国词学研究体系建构稿

崔海正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32

印 张 10

插 页 2

字 数 251 千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1855-0

定价: 22.00 元

序

马兴荣

词学和诗学、曲学一样,是自具特色、自成体系、自有历史的专门之学。

回顾我国的词学研究,在上千年的研究史中是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的,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30年代前后,词学研究出现了新热潮、新面貌、新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二十几年中,词学研究更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热门之一,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空前的。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崔海正教授推出他的新著《中国词学研究体系建构稿》,可以说是适时的,对推动词学研究是有益的。

崔海正教授在此书《自序》中强调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这是很正确的认识。从词学来说,我们要研究词乐,就需要研究印度、韩国、日本古代有关的资料。再说,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也都有人在从事词学研究,特别是我们的近邻日本,对词学研究就有不短的历史、可观的成就,林谦三的《隋唐燕乐调研究》、村上哲见的《宋词研究》、水原渭江的《词乐研究》(上册)等都是我们

熟知的专著。前年,日本的一些词学家还成立了“宋词研究会”,出版了会刊《风絮》。由此可见词学研究在日本是颇为兴盛的,同时也说明加强中外交流是词学研究应该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崔海正教授在《建构词学研究体系的初步设想》中的“特征研究”中专门列了“音乐性特征研究”,在《个案》中又谈到他设想的词史框架是:“词以音乐歌唱为主的时代,词以音乐歌唱为主向非音乐歌唱为主过渡的时代,词以非音乐歌唱为主的时代。”这说明崔海正教授注意到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这也是很正确的,因为唐宋词是建筑在音乐上的。但是,话要说回来,对唐宋词的音乐我们今天知道得太少了,即如清人凌廷堪《燕乐考原》,近人邱琼荪的《燕乐探微》,前面提到的日本林谦三的《隋唐燕乐调研究》、水原渭江的《词乐研究》(上册)也只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方面,的确很需要有志于此的学者去开拓,去认真地长期研究,才能期于有成。

今年九月刚读到齐鲁书社出版的崔海正教授主编的五大册《中国历代词研究史稿》,现在又读到他的这部《中国词学研究体系建构稿》的书稿,对他的勤奋和成就非常钦佩,也非常高兴,希望海正教授继续努力,再创词学研究新绩,取得更大的成就。

承海正教授不弃,要我为他的这部新著写几句话,就写了上述的读后感,如有谬误,希海正和读者不吝指教。

丙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于黄浦江畔

自序

建构词学研究体系的问题似乎一直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笔者曾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憧憬新世纪》(《天府新论》2001年第4期)的文章中提出应增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体系意识问题,认为:文学研究是文化研究(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的一个分支,而古代文学研究又是这个分支系统中更小的子系统。若依古代文学的体式来分,则古代文学研究又有词学、诗学、曲学、小说学、散文学等各种不同的专业系统。毫无疑问,它们都有漫长的研究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已经建立了具有当代意义的研究体系,并以词学研究为例加以说明。目前,笔者以为对这一议题的讨论仍然不够理想。

尽管自宋代以来已有某些学者在总结词学研究的成果时,已涉及此一体系中的若干项目,但大体说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刘扬忠先生在其所著《宋词研究之路》(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中,才坚决而明确地在词学领域呼吁建立“研究体系”,并为之设计了一个关于“宋词研究体系”的方案。虽则由于当时的宋词研究业已形成相对完整的布局,刘先生的“方案”对于整个中国词学研究体系而言,具有相当的“可适性”与普遍

意义,然而,宋词研究毕竟不是词学研究的全部;再者,近年来词学研究急剧“升温”,出现了许多新成果、新情况,可以考虑重新进行归纳、清理;另外,面对同一个对象,因其思考的基点与路子不同,其“设计方案”亦自有别。故此,本书将参阅前贤时彦的研究成果,审视词学研究的现状,就词学研究体系的建构尝试着提出一个初步的设想,并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所谓体系,按照一般的理解,是指若干有关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组合成的一个整体性结构。而要建立一个较为科学的词学研究体系,并非一件易事。问题是,这一体系的构建究竟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意义,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其一,在现今时代,学科之间的交融、渗透日益加强,但同时,每门学科又都在力求明确自己的特殊研究对象,寻求建立一整套与之相应的范畴、概念、研究方法与工作目标等,词学体系的建构,正在于试图解决这样一些基本而又重要的问题;其二,词学研究同任何科学研究一样,是在不断地回顾和前瞻过程中开路前行的,建立这种体系,亦在于既盘点“家底”,又瞩望未来,使词学学科建设不断得以充实、完善,永葆生机与活力;其三,词学学科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学术梯队之建设,因此,这不仅对研究者来说,便于他们选择在这一体系中的位置,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结果,是词学智慧之花的盛开绽放,这便有利于“招引”更多的词学爱好者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使人才建设与学科建设相互促动,有助于未来的学术竞逐,推动词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其四,当代世界文化大势是多元文化在日渐频繁、激烈的交流与碰撞中求得和谐与发展,共同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将会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而作为最能体现民族特色的文化精品之一的词学,其作用不可低估。站在这样的高度看问题,构想词学研究体系的深远意义是不言而

喻的。

全书分为四章,前有“自序”,后有“结语”。“自序”中主要说明建构词学研究体系的必要性,以及全书框架结构的基本思路;第一章《词学:本体地位论》,试图为本书奠定理论性基石,即把词学看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它不是其他学科——尤其是诗学——的附庸,而其关键是论辩词、诗之别。应该说,这是个颇有些难度又可能会引起争议的论题,亦令人有“剪不断,理还乱”之感。但无论如何,笔者是在努力还词学以独立自主的本体地位。有了这个前提,在第二章中便首先来追述建构这一研究体系的历史过程,并参照已有成果,然后提出了一个初步设想:暂将中国词学研究体系划分为四个层次、十六个门类、五十多个科目及数百个子目,亦大致设定了最终目标等。这个构想是否合理、可行,自然有待时间的检验,以俟来日加以修正。但是,仅有“构想”还是不够的,于是在第三、四章中,又对研究体系中的部分项目进行了实践性操作,即以“对号入座”的方式,将笔者的某些文稿编排进项目中去,权作实验。这些文稿写作时间不一,水平参差不齐,亦毫无以之作为“示范”或“样板”之意,只不过是想为体系建构做一点添砖垒石的工作。但由于该体系涵盖面较广,名目繁杂,所谓实践性试建构只涉及其中极少数项目,故而再设“结语”,就上两章中未曾提到的某些类别(特别是第一、三层次)作一些补苴罅漏的举例,并主要对体系中各阶次之间的逻辑关系等需要说明的问题再加以简要的补充,其意在于使建构稿能够首尾相顾,显得相对完整一点。另外,书后还附录六篇文稿,它们或者与建构稿中某些项目及所附文章有一定关系,或者是笔者舍不得割弃,并可能对读者有一点参考价值。

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老实说,笔者心中似乎

没“底”。一方面,觉得提出一个关于词的“本体地位”的论题,又设计了这么一个研究体系,做了一些实际工作,其所说所为,并非没有道理;一方面,又觉得可能有点“冒险”,所谓“建构稿”似残缺不全,其所说及其“构想”,又不太成熟,一定有不妥当乃至错误之处,可否付梓,竟有些犹豫。此时,我想起了自己曾经说过的几句话:学术研究并非纯粹的个人行为,每个人都期望他所从事的某项事业发展得更好一些(拙著《宋代齐鲁词人概观·后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于是,笔者的胆子又大了起来:如果本书能为学界提供哪怕是一丁点儿前此未有的“新元素”,亦足可令笔者自慰了;如果毫无可取,完全失败了,不也是为他人特别是同行们提供一个反面的教训么?从词学研究的大局来看,也许没有什么坏处。因而,我也就特别盼望着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能够赐教。

目 录

序	马兴荣 1
自序	1
第一章 词学:本体地位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词(学)与诗(学)	5
三、附论有关的两个命题	16
第二章 中国词学研究体系之构想	21
一、词学领域建构研究体系的历史追述	21
二、建构词学研究体系的初步设想	26
三、几点说明	31
第三章 个案:研究体系部分项目之实践性试建构(上) ..	34
一、词之特征研究:不同词人之词研究	34
附一:秦观秋意词论纲	35
附二:论王千秋《审斋词》	43
附三:稼轩词中“西北”语词释说	54
二、词与环境之关系研究:词人研究	60
附一:王千秋小考	61

附二:辛弃疾评传(附年表)	67
三、词与环境之关系研究:词与其他文学样式	
之关系研究	81
附:东坡词与小说	82
四、词与环境之关系研究:词与其他文化艺术	
或学术思潮之关系研究	93
附:宋词与宋代理学	94
五、词之流变研究:时空流变研究	117
附:中国词史架构论纲	118
六、词之传播与接受研究:词作鉴赏	127
附:词作四首鉴赏	128
七、词之理论与批评研究:断代个体词论研究	140
附:后村词学观略说	140
第四章 个案:研究体系部分项目之实践	
性试建构(下)	151
八、研究评介:研究情况综述	151
附一:东坡词研究述略	152
附二:对李清照研究现状的几点感受	165
九、研究评介:词学论著评介	170
附一:评李华《宋词三百首详注》	171
附二:王兆鹏、刘尊明主编《宋词大辞典》简评	174
附三:评岳珍《碧鸡漫志校正》	179
十、词学学者研究:现当代学者研究	184
附:论词学家杨海明	185
结语	212
附录	219
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意识述论	219

二、北宋“东州逸党”考论	229
三、辽代女作家萧观音论略	251
四、唐宋诗文六题评赏	257
五、学人著作二种简评	271
六、袁梅教授评传	280
七、忆念陈贻焮先生	292
参考书目	297
后记	306

第一章 词学：本体地位论

一、问题的提出

本体(noumena, substance),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术语,大意是指能够独立存在的、作为一切属性的基础和万物本原的东西。此处借用这个概念,论说词学这个“存在”(或“存在物”)应该具有的独立自主的地位。

也许有人不以为然:词学就是词学,是诗学的一部分,还有什么可论说的?然而笔者却不这样认为,因为这个最根本的老问题直到现在并没有真正解决。众人皆知,词学是以词(作为一种文体的词)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诗学是以诗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这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可是——或许由于诗与词有某种“特殊”关系的缘故——一碰到关涉诗、词之事,就有些纠缠不清了。翻开一些诗、词论著,凡涉及诗与词关系者,差不多都说词是诗的一种(一种抒情诗、一种新型的诗体等),这是说词<(小于)诗;也有的说词就是诗,这又是说词=(等于)诗。如此,必然的逻辑则是:词学是诗学的一部分,或者词学就是诗

学。也许有理由：词和诗都是格律化的，押韵的，抒情的……自古以来不就说词是“诗余”么——不管词是诗人之“余事”也好，词是诗之裔孙也好，反正词和诗难解难分。所以，也就有了上面所说的那种情形；诗学理论也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将词学理论纳入其中；关于词学的某些著作虽称词学是专门之学，也同时可以说词是后起的一种格律诗；而关于诗学的某些论著，也就同样可以说词学（还有曲学）也是诗学。当然，学者们各有自己的道理，那道理也许非常深刻，但这种种说法总让人觉得“混沌”，理不清头绪，而初学者更感到颇为迷惑，甚至无所适从。

或许有人会提出质疑：难道词学不属于“广义”诗学的范畴吗？是的，不少论著正是用“从广义上说”这类话语将词和词学归属于诗和诗学的门下的。“广义”这个概念本身并无问题，在确定某个事物的性质或归属时，“广义”的判断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只是有时候，要衡量一个具体事物的具体属性，仅作“广义”的判属是不够的。比如我们研究一位作家，如果“广义”地说他“属于中国人”或“属于知识分子”，这没有多大意义，尽管他们之间并非没有联系。而在我们这里，问题还不仅仅止于此。说词（或词学）“广义”上属于诗（或诗学），依据何在？是天经地义的，还是有谁来规定的？有人追溯词的起源，虽然因其长短句式等因素寻根问祖，找进《诗经》的“家门”，但因不符合实情，不被认可。陆机的《文赋》，尤其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已经触及诸多文体类别，其中无“词”一类，亦因当时未曾有这种文体。宋代以后，出现了不少“词话”著述，清代尤多，但也都是谈论与“词”有关之事，即使其中有“诗词同理”一类的话，其意也大多是为推尊词体寻找根据，并不等于说词就是诗（或诗的一种），否则，应称为“诗话”而不是“词话”了。欧阳修也是个词人，他的《六一诗话》开“诗话”体例之先，只谈诗，未谈词。自然，也有

谈到词的,如魏庆之《诗人玉屑》今传二十一卷本,引述他人论词之语二十余则附于书末,虽其择用当时词之别名之一的“诗余”标目,却毕竟别辟在一卷中,亦未云“诗余”即是“诗”。也有“诗话”中间夹杂“词话”者,如王若虚《溇南诗话》中就有数则,这大概是他主张“盖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观”^①的缘故。结合同卷中“陈后山(师道)谓子瞻以诗为词,大是妄论”等语,他是认为“纤艳柔脆”并非词之“其体当然”,而是因“投流俗之好”所致。词与诗具有同样的体格和功能,应该有同等的地位。这是在为一直被视作“末技”、“小道”的词争“门面”,而不是说词应归属于诗之麾下。也还有其他说法,如秦恩复《词林韵释·跋》谓“词也者,骚之苗裔,而歌行之变体也”;李调元《雨村词话·序》曰“词非诗之余,乃诗之源也”;宋翔凤《乐府余论》说“谓之诗余者,以词起于唐人绝句”等。这些观点,学者早有辩说,大多是为词体攀比门第,抬高身价,难以成为词是诗(或诗的一类)之根本依据。倒是有另外的例子,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和徐师曾《文体明辨》是两部文体论专著,前者分文体为五十九类,后者分为一百二十七类,虽较琐细,于诗体亦再分为好多体类一一序说,而两书分别将“近代词曲”(指词,非指词与曲)和“诗余”单独列出,即使不足为据,总还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词和诗是不相同的两种文体。

可能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词和诗(或词学和诗学)之间就没有关系吗?当然有。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在运动中相互联系着的,没有绝对独立的个体,何况词和诗还有着“特殊”的缘分。词在初起之时,某些词调的文字格式与诗体之间的界限确

^① 王若虚:《溇南诗话》,见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7页。

实并非分明。学人编纂《全唐五代词》，就遇到有些作品究竟是诗是词颇难分辨的头痛问题。个中原因此不详说，须着重指出的是，词是诞生于诗体之后的一类文学体式，一旦萌生，就会在孕育、产生它的历史动因和特定环境中发育、成长，并不断向周围汲取营养使自己逐渐发展、壮大。在这一过程中，它吸取诗体的某些成熟的艺术经验是自然的，正常的。莫说是诗，即使它借鉴其他文体的艺术积累也并不奇怪，尤其是一些具体的艺术技法。然而，吸取也好，借鉴也好，却并不因此使自己变得面目全非，从而改变了词之为词的本质属性，尽管其自身也处在运动变化之中。

也许还有另一个问题：现今时代，学科之间的渗透正在加快，有必要将以词和诗为对象的词学和诗学区分得那么清楚吗？学科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以简单来说。按一般的理解，学科是指依照学问的性质来划分的科目门类。中国古代已有学科的分类，现代的学科划分，既有传统的因素，也受到外来的影响。学科本身有阶次之别，又处在变动不居之中。不错，学科间的互渗不断产生新兴学科，这是事实；但任何学科总有相对的界域，否则它就难以成立，更谈不上进行深入研究。所以，另一个事实是：每门学科又都在力求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虽然在研究方法上愈趋综合。从学科的角度看我们的议题，则既然词与诗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体，也就有理由把词学和诗学区划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这对于词学学科之长足发展，会有很大的益处。

已经说了不少，似乎还没有真正进入“主题”。说来也怪：很少有人说词是赋的一种，词学就是赋学（尽管有“以赋为词”说）；也很少有人说曲是词的一类，曲学可称词学（尽管有曲为“词余”说）；唯独词与诗、词学与诗学割舍不清。如上所说，词

学和诗学分别是以词和诗为研讨对象的学科,要给词学以独立的本体地位,关键在于词、诗之别。

二、词(学)与诗(学)

辩说词、诗之异,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不论如何,这里还是尽可能简明一点,因为人们对许多相关的事情都比较熟悉。

不妨分作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方面是说词的“出身”,一个方面是说词不同于诗的几点“特质”。先说前者。

如果说词“出身”于诗,则词属于诗的一类就理所当然了,而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这会涉及诗、词起源的大问题。诗的起源同整个文学艺术的起源几乎一样古老,照一般看法,诗是最早出现的文学体式(或体式之一),甚至人类未有语言、文字之前,原始意义的诗歌便已经产生了。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门外谈》中的一段话是经常被当作“经典”引述的:“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是‘杭育杭育’派。”^①此后,诗歌经历了漫长岁月的诞育,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有所谓古体、近体(或称格律体)之分,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之分,等等。其中还有不少名目,有一种“乐府诗”,一般认为是汉魏乐府机构采集或创作的诗歌,是可以唱的;后来有的并不能唱,或仿乐府古题,或乃即事名篇者,皆称乐府。它们也可以分好多类,如郭茂倩《乐府诗集》分为十二类。乐府诗即使能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6页。